

朱关田
●
著

左神策軍
紀聖德碑

中国书法史

代 朝
北 代
秦 南 五 金
秦 汉 晋 唐 辽 明 代
先 两 魏 隋 宋 元 清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江苏教育出版社

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隋
唐
五
代

卷

中国书法史

国家『九五』出版规划重点图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书法史.隋唐五代卷/朱关田著. —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 2009.3
ISBN 978-7-5343-9154-5

I.中… II.朱… III.①汉字—书法—美术史—中国—隋唐时代②汉字—书法—美术史—中国—五代(907~960) IV.J292-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31641号

书 名 中国书法史·隋唐五代卷
作 者 朱关田
责任编辑 胡新群 徐金平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教育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1号邮编: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服务有限公司
印 刷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厂 址 苏州工业园区东兴路7-1号
电 话 0512-67606001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1/16
印 张 26
插 页 3
字 数 345 200
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
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3115册
书 号 ISBN 978-7-5343-9154-5
定 价 35.00元
批发电话 025-83657708, 83658558, 83658511
邮购电话 025-85400774, 8008289797
短信咨询 02585420909
E-mail jsep@vip.163.com
盗版举报 025-83658551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

目 录

概 述/1

第一章 隋代与初唐书法/7

第一节 承前启后的隋代书法/7

第二节 欧阳询与虞世南/17

第二章 唐太宗与书法复兴/39

第一节 唐太宗及其书法/39

第二节 唐太宗王羲之论/44

第三节 唐代书法教育与科举/49

第四节 关于《兰亭序》/53

第五节 一代教化主褚遂良/58

第六节 昭陵碑志书人/73

第三章 盛中唐书法/85

第一节 盛中唐书法的演变/85

第二节 李邕与行书名家/90

第三节 张旭与怀素/109

第四节 李阳冰与篆书名家/123

第五节 盛中唐的馆阁书家/129

第六节 其他书家/145

第四章 雄秀独出的颜真卿/157

第一节 生平事迹/157

第二节 书法艺术/161

第三节 颜书的影响/169

第五章 晚唐书法/173

第一节 柳公权/173

第二节 “元和脚”及其他/180

第六章 唐代文化与书法/185

第一节 书法藏度、鉴赏及其他/185

第二节 儒家与书法/196

第三节 佛教与书法/209

第四节 道家与书法/222

第五节 文房用具/235

第七章 唐代墓志/247

第一节 初唐/249

第二节 盛唐/255

第三节 中唐/260

第四节 晚唐/262

第八章 唐代书法的域外传播/267

第一节 日本/267

第二节 朝鲜半岛/278

第九章 五代杨凝式及其他书家/283

第十章 唐五代的书法理论/291

第一节 初唐崇王论/292

第二节 盛中唐书论的推进/300

第三节 晚唐及五代书论/308

附 录/317

隋唐五代书法史大事年表/317

主要参考文献/407

概 述

隋朝一统天下，南北书风随之自然融合，渐趋中和，可谓上接北朝，下启三唐。惟其立国短暂，仅三十余年，所见书法不夥，且以碑、志为主，尤以楷书为多。其结体大抵可分为“斜画紧结”和“平画宽结”两类。前者来自北魏、东晋，其中峻严方饰一路，以《董美人》《苏孝慈》为代表；平正和美一路，以智永《真草千字文》、丁道护《启法寺碑》为代表，下开欧阳询、虞世南的格局。后者出自北周、北齐，秀朗细挺的如《龙藏寺》，浑厚圆劲的如《曹植庙碑》《章仇氏造像》，已见褚遂良、颜真卿的先声。至于诸体掺杂的书法，如《青州默曹碑》，隶中见篆；《曹植庙碑》，楷间参用篆、隶，虽是东魏旧习，也已别开生面。颜真卿的《裴将军诗》，楷书中掺杂行草，便是隋时的遗风。

隋代书家，似难界定，不是发迹周、陈，便见成名初唐，如赵文渊为后周书学博士，智永乃陈之高僧，至于欧阳询、虞世南，至暮年发轫，则当归之于初唐。若

必举列为典型,以卒隋者为限,其可称述者,惟智永、丁道护两人。

唐初,军国多务,未遑改制,一切仍因循旧制,沿袭杨隋风规。当时人士,大都经历陈、隋两朝,虽政治上各抱宏志,希望能在李唐新王朝施展才智,事业上有一番建树,如虞世南“意存砥柱,拟浣宫艳之旧”^①,终因暮齿,积习难改,书写手段一无更变,仅更趋精密、纯青而已。

至贞观年间,社会安定,封建经济日益繁荣,一切制度也渐具李唐规模,唐太宗李世民又喜好书法,出重金收集三吴遗迹,藏入内府,君臣共相赏玩。尤重王羲之之书,亲自为《晋书》撰写右军传赞,有称:“详察古今,研精篆素,尽善尽美,其惟王逸少乎……心慕手追,此人而已。”不特虞世南书出王氏,誉之“书绝”,褚遂良亦因“甚得王逸少体”^②,即日召为侍书。上之所好,下必行之,研习王字,蔚为风尚。同时,以书育人,直仿北周,国子监六学,书学居其一,设置书学博士主持之。又承汉制,以书取士,科举六科,书占其一,官员铨选,“身、言、书、判”四才,“楷书遒美”为其先决条件;同时,制举又经常设置如书判拔萃诸科,专事升擢善书的官员,即使流外吏胥的叙用,也明言以“工书”为首务。由是,藉书入仕,擢居要津者不乏其人。朝廷据此取士,世俗以此相高,利禄之路既开,爱尚之情愈笃。临书习字,风气日炽。

其后,有唐帝王如高宗、睿宗、武后、玄宗,也能秉承遗风,并重书法。尤其武后,“顺天经而永保先业”^③,藏皮赏玩,不下太宗,惟搜刮法书,不见一个赚字。如王方庆献历代先祖遗迹,知其宝贵,似见献者勉强,乃不夺其志,摹写留内后,竟全数装潢归还之。此事虽小,亦见高明,唐一代帝王几无人可及。联想到肃宗,因贩书人穆聿强括王方庆家武后所还书,白身授长史,此事,或出集贤院之请,然较之武后,自有天壤之别。至于唐玄宗,出自其父睿宗之熏陶,规模尚古,偏重隶书,且延揽名贤,善书者如韩择木、蔡有邻、顾诚奢以及吕向诸人,或聘为侍书,或充任学士,顾问于左右,竞为其用。《述书赋》论其书,有称:“开元应乾,神武聪明。风骨巨丽,碑版峥嵘。思如泉而吐风,笔为海而吞鲸。诸子多艺,天宝之际。迹且师于翰林,嗟源浅而波细。”其“迹且师于翰林”者,道出

玄宗隶书之所出。翰苑书人之声望地位,自可想见。开元、天宝年间,翰苑之外,集贤院亦是书家荟萃之地,著名者如贺知章、吕向、赵冬曦、韦述、卫包、史惟则,皆为院中善书人,至于徐浩,虽成名于肃、代两朝,然其之明鉴善书,实基于早年任职院内八年行政事务官之时。唐代馆阁书家尤盛,与唐玄宗重视经籍图书、完善馆阁制度、礼遇学士、注重艺文有关。

有唐帝王重视书法,其经世济用,虽然意在文字,是以楷正为尚,即使如唐太宗、武则天、唐玄宗诸位,留心真迹,赏玩传习;君臣论书,倡导新风,抑或出于粉饰治具的需要,但客观上却有力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繁荣和发展。所以,有唐一代书法之盛行,名书家之辈出,可谓远迈魏、晋,后盖宋、元、明、清。

有唐一代书法,略可分成初唐、盛中唐、晚唐三期。

初唐,唐太宗崇尚右军,注重骨力,丰神劲拔,以真、行书为胜。是时,欧阳询具八体之能,尤以真、行书,自成一派,“森森焉若武库矛戟,风神严于智永,润色寡于虞世南……自羊(欣)、薄(绍之)以后,略无勍敌,惟永公特以训兵精炼,议欲旗鼓相当。欧以猛锐长驱,永乃闭壁固守”^④。其比肩智永,可谓雄峙一时。然囿于时尚,终逊于虞世南。欧、虞之书,张怀瓘《书断·中》曾加比较,有云:“欧之与虞,可谓智均力敌,亦犹韩卢之追东郭逋也。论其成体,则虞所不逮。欧若猛将深入,时或不利;虞若行人妙选,罕有失辞。虞则内含刚柔,欧则外露筋骨,君子藏器,以虞为优。”“君子藏器”,不独张氏一己之见,亦乃时风之所向。然而,虞世南纯粹是王献之的“今体”善继人,且入唐后,书契之作,意在记言应用,虽渐加遒劲,更见雅正,但是积习久深,未见改易,所“恭守无舍”者仍是智永制度。武后书论家李嗣真评述初唐书家,允居上流三品者惟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三人。其虽有碍于武后之不容褚氏,多作贬词如“丰艳雕刻”,“恨乏自然”,“褚传羲制,邈乎天壤”,然亦记“褚氏临写右军,亦为高足”,“盛为当今所尚”。“盛为当今所尚”者,道出褚氏当时之影响。有唐楷书著名者如薛稷、薛曜以及后之徐浩、颜真卿,莫不承其流风,复启后昆;显庆至开元各碑志,书法出自习褚或近褚者亦十有八

九。初唐三家,开启李唐门户者实褚氏其人。

盛中唐,唐玄宗推重隶书,宽博华丽,一改翰苑旧习,影响所及,行、楷、篆、草,适时应变,齐趋厚硕,终于新境大开,各成规矩,茂逸圆劲,而为盛唐气象。

有唐隶书,初则承传魏晋遗习,隶、楷混杂,似隶似楷,或隶形少而楷势多,或楷形多而隶势少,莫不随笔所致,依刀而见。即使著名如欧阳询,其崇尚汉法,铭石谨严,且刻手高明,形神不失,亦不免挑拔险峻,隐见楷法。惟经唐玄宗登高一呼,顿成气候,丰碑巨碣,几占泰半。卢藏用、张庭珪启发于前,梁昇卿、郭谦光光大于开元初叶,至吕向、蔡有邻、韩择木、史惟则诸人出,馆阁书体乃藉玄宗之峥嵘碑版,大行于世。其结体运笔,出自魏碑而加警策,严整平满,一改初唐模规;丰丽圆厚,遂成唐隶新体。

真、行之书,朝野通行,自古以来,并为大宗。其间人材济济,各领风骚。李邕用笔坚劲,纵横一时;徐浩运用精熟,名重三朝;尤其张旭,为一代宗师,其弘八法,演五势,备九用,启发中晚唐楷书之格局,影响更见深远。大抵初、盛唐,并用二王行法,多出之于怀仁所集王字《圣教》,至徐浩、颜真卿出,始见篆、隶笔势,雄健厚硕,遂为盛唐典型。按米芾《海岳名言》所称:“开元已来,缘明皇字体肥俗,始有徐浩,以合时君所好。”参司空图《书屏记》所记时论,谓徐浩之书如“怒猊抉石,渴骥奔泉”,其怒猊之抉石,渴马之奔水,岂属肥俗之状?又参徐浩之论书,“夫鹰隼乏彩,而翰飞戾天,骨劲而气猛也。翠翟备色,而翱翔百步,肉丰而力沈也。若藻耀而高翔,书之凤凰矣”^⑤。其又何尝迎合时尚,力崇肥俗?况且,徐浩功名成就,乃在肃、代两朝,当时明皇之书,已见轻视,上引《述书赋》所评“迹且师于翰林,嗟源浅而波细”者,便是。窦泉为徐浩之友,且属下僚,其所言者自当知晓。联想到米芾有称“徐浩为颜真卿辟客”,徐浩较之鲁公,年纪、职事并高,且属元载集团,为别一营垒中人,斯殆不知徐浩其人故也。其实,徐浩之真、行书,虽囿于绳律,或有乏韵致,然参入隶法,亦不失为盛唐新风之始笔者,且久居中书,职掌集贤,声望之

崇,影响之大,无人可及。中唐以后,墓志书法大多从其而出。

草书,贺知章、张旭并见著名,尤以张旭,减省王字,肆其意恣,雄逸气象,卓然而为盛唐典型。其又精绝楷书,且正、草并施,回互兼涉,为唐代书法嬗变之中枢。后之怀素,劲拔怒张,或誉之“以狂继颠”^⑥。中唐草书,大都出自僧人,是固属张扬外学,实乃释门戒律太多,禁锢过重,藉此而聊适意气,畅发胸襟。吕总《续书评》记有唐草书家十二人,怀素列末位,惟张旭、孙虔礼以下如张怀瓘(其自诩数百百年间拟可独步)、邬彤(怀素姨表,曾为其传张旭笔法)诸士大夫之类,并不见书迹流存。

篆书则首推李阳冰,其玉箸篆,劲利豪爽,盖为有唐新体。其始见称于《述书赋》,复延誉于《续书评》,至朱长文《续书断》,以神、妙、能三品评述历代书家,阳冰乃与张旭、颜真卿三人并列为“杰立特出”之“神品”,且有言:“自阳冰后,虽馀风所激,学者不坠,然未有能企及之者。”“学者不坠”,纵观中唐以后作篆者如李庾、唐玄度及毛伯贞诸人之书,朱长文之评,洵为不虚,足见李阳冰影响之深远。同时,史惟则、瞿令问之悬针篆,虽不及“玉箸”之丰劲,然亦为有唐新体,堪可记述。

元和年间,书法自硕厚而趋瘦劲,其间柳宗元以章草名高湖湘;刘禹锡正书婉劲,不让子厚;牛僧孺学锺有称于宋贤;李德裕习颜自鸣于岩壁;其他温庭筠、郑余庆、杜牧以及范的诸人,或遒媚、或劲熟、或清健、或茂密,亦并为晚唐杰品。尤其是柳公权,本自家学,出入颜氏,然后追仿锺、王,又兼取欧、虞以至褚、陆诸人,终于“体势劲媚,自成一家”^⑦,然限于时代,未能脱尽颜书之影响而卓然独立。是时,唐宪宗重振儒风,整理书馆;柳公权侍书禁中,亦以中兴为己任。然艺文已见颓势,书坛寂寞,亦每况愈下,咸通之后,更是衰败,几无名家名碑可称。至于志石,更是多出经生、书手乃至刻工如韩师复之流,其平俗粗陋,已不复可见中唐之气象,更遑论盛唐之风流。晚唐书法,若以柳公权为代表,刘禹锡有《酬柳柳州家鸡之赠》称“柳家新样元和脚,且尽姜芽敛手徒”,其支离之体,瘦剔之风,则已有兆见凋敝之象。

五代之季,干戈频起,已不允书家从容笔墨之间悠然赏玩,恬然传

习,加上翰苑院体盛行,且愈演愈鄙,笔法日趋衰微。其间人物寂然,风流几乎扫地,书坛之杰出者,如篆书名家王文秉,出身刻石世家,虽见称于欧阳修,其文采亦可想见;楷书杰出者如李鹗,书出欧阳,其恭守法度,不敢有一丝私意,虽为印刷宋体之所祖,终难以书道言之;至于草书,有僧贯休,号称“草圣”,其仰息中唐释门之书法,而加发挥,虽争鸣于时,终难比肩于怀素,即使较高闲,也不见同步,尚可称述的惟其《观怀素草书歌》一诗。若贯休能以出世之心而颂怀素之书,倡言骨力,崇尚闲逸,则自当便宜杨凝式以佯狂而独称雄杰。杨凝式身处乱世,经历五朝,其佯狂适世自有过人处,以其过人之量而注意书法,遂能独行其事,不为世俗所囿,且又追仿晋唐诸贤,雄逸是寄,是可堪称神绝。苏轼、黄庭坚之力倡杨氏者,固然出于一己之私曲,亦乃其雄强特出,洵为五代乃至晚唐之杰立者。

有唐书论,大都出自士大夫,莫不本之于时尚,留意于教化,如孙虔礼之崇王;李嗣真之贬褚;张怀瓘不满时俗而力倡“风神骨气”;窦泉缅怀盛唐而亟称“雄逸天纵”,即使偶有发明,亦多不睨时君之好,著名有如二王之优劣论。至于著述之形制,品第之等级,评述之好尚,以及笔法之阐述,纯属学术,已无关宏论,故多作发挥,乃见本意,无论其逸品之设,神、妙、能之分,还是传记之立,字格之列,抑或帖目之记,印章之例,诸如此类,能发前人之未发,见重当时,而延誉后世,并属首创,良可称述。至于诗文散篇,时见妙论,亦自有不逊专著者。

① (明)胡震亨《唐音统签》卷五《评汇一》引徐献忠语。

② 《旧唐书》卷八十《褚遂良传》。

③ (唐)窦泉《述书赋·下》。

④ (唐)张怀瓘《书断·中》。

⑤ (唐)徐浩《论书》。

⑥ (宋)朱长文《续书断》记谓颜真卿语,而托名怀素《自叙帖》引作李舟。

⑦ 《旧唐书》卷一百六十五《柳公权传》。

第一章

隋代与初唐书法

第一节

承前启后的隋代书法

开皇九年(589)隋文帝杨坚灭陈,统一南北。登基之初,甚重文治,优礼学者,曾“诏购求遗书于天下”^①。开皇三年(583),秘书监牛弘,上表请派遣使者到各地搜访异本,“每书一卷,赏绢一匹,校写既定,本即归主。于是民间异书,往往间出”。平陈之后,因其书多出陈宣帝太建时所抄,纸墨不精,书亦拙劣,于是“召天下工书之士,京兆韦霁、南阳杜颉等,于秘书内补续残缺,为正副二本,藏于宫中,其余以实秘书内、外之阁,凡三万馀卷”^②。至大业初年,天下承平日久,且炀帝又重视江南文化,好聚集图书经籍,《隋书》卷三十二《经籍志序》有称:

炀帝即位,秘书之书,限写五十副本,分为三品:上品红琉璃轴,中品绀琉璃轴,下品漆轴。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,东屋藏甲乙,西屋藏丙丁。又聚魏以来古迹名画,于殿后起二台,东曰

妙楷台，藏古迹；西曰宝（迹）台，藏古画。又于内道场集道、佛经，别撰目录。

由是，朝廷甚重书法，秘书省“加置楷书郎员三十人（从九品），掌抄写御书”^③。虽然杨隋书手的情况已不可考，但据韦述《集贤院注》：“隋旧书用广陵麻纸写，作萧子云体，赤轴绮带，最丽好。”^④其书法出自萧子云，当属南朝流风，院中书手或多属南人。当时国子监设书算学，各置博士二人，助教二人，招收学生四十人。隋启唐制，是时既设有书学，吏部取士，亦应有书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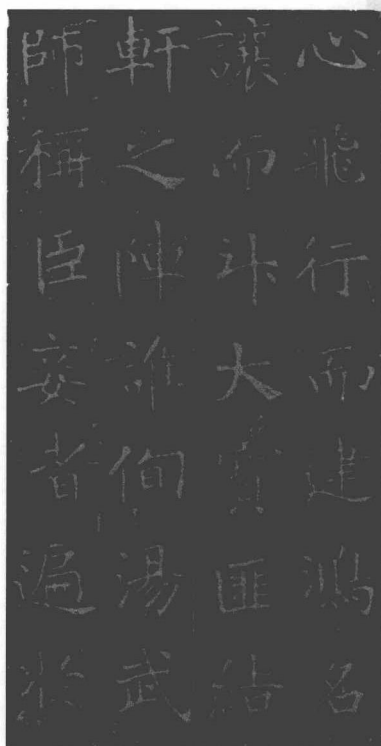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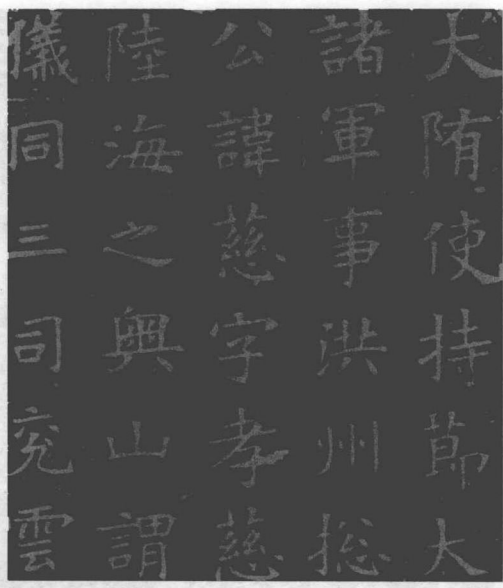
纸无千年之寿。由于隋时经籍及文书之类甚少见存，所见书法，大都是铭石之书，且以楷书为主，因此分析隋时书法只好囿于楷书范围。其结体大抵分作“斜画紧结”和“平画宽结”两类，前者出自北魏、东晋，后者源于北周、北齐。风貌主要有四种，一平正和美，以智永、丁道护为代表；一峻严方饰，以《董美人》《苏孝慈》为典型；一秀朗细挺，以《龙藏寺》为代表；一浑厚圆劲，以《曹植庙碑》《章仇氏造像》为典型。前二种启欧阳询、虞世南之格局，后二种开褚遂良、颜真卿之门路。其承前启后，中枢所在，功不可没，诚不容轻视之。

《董美人》，全称《蜀王美人董氏志》，蜀王杨秀撰，开皇十七年（597）十月十二日入窆万年县。清嘉道年间出土。是志多六朝别体，书法端庄遒丽，汪鋐《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》卷八称“字迹端妍含古意，与欧（阳询）、虞（世南）伯仲”，盖为确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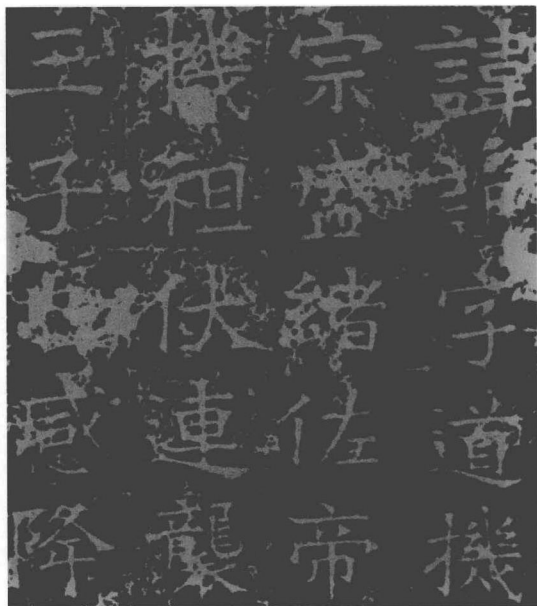
《苏孝慈》即《苏慈志》（图1-1.1），孝慈乃苏慈之字。仁寿三年（603）三月七日入窆同州。清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出土，著录首见毛枝凤《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》卷九，其有称：“楷法精健绝伦，实为佳刻，盖隋人楷法，集魏、齐之大成，开欧、虞之先路，其沉着痛快处，有唐人所不能到者。”

《龙藏寺碑》（图1-1.2），齐开封参军张公礼撰。开皇六年（586）立石于河北正定县寺内。是石为隋碑之最煊赫者，后人多以欧阳询、虞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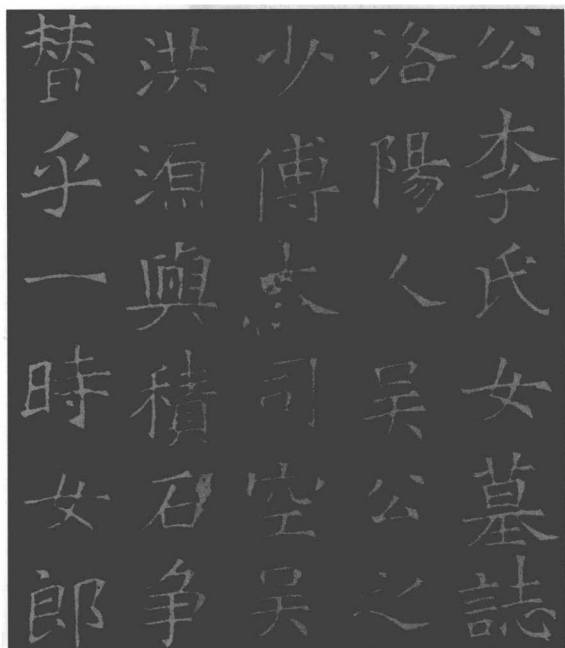
1-1.1 《苏慈志》(局部)(603)



1-1.2 《龙藏寺碑》(局部)(586)



1-1.3 《贺若谊碑》(局部)(596)



1-1.4 《尉富娘志》(局部)(615)

南相论述,如欧阳修《集古录跋尾》卷五,有评“字画遒劲,有欧、虞之体”。赵岫《石墨镌华》卷一亦谓“碑书遒劲,亦是欧、虞发源”。按是书结体宽博,运笔细挺,与褚遂良同一境界,即以书风而言,平正冲和有似虞世南处,但绝无欧阳询峭劲峻严之态。其承习北齐徐绪,崇尚秀朗,与绍继北魏、偏重峻严者纯属二途。杨隋一代,南北书风渐趋融合,已启初唐门户,是碑洵为典型,王澐《虚舟题跋》称其书“无六朝俭陋习气,盖天将开唐室文明之治,故其风气渐归于正”云,甚是。

《曹植庙碑》,又称《曹子建碑》,开皇十三年(593)立石于山东东阿县鱼山祠内。楷书中掺杂篆、隶,错综变化。书法浑朴雄劲,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评以为“快刀斫阵、雄快峻劲”,阳舒处乃为诸隋碑之最。

《章仇氏造像》,又称《章仇禹生等造经像碑》,开皇九年(589)十二月七日立石于山东汶上县。碑已断为三,楷书,兼作篆、隶。书法开宕峻爽,为北齐遗风之渐变者。

其他,诸如开皇十五年(595)的《巩宾暨妻陈氏志》,嘉庆二十四年(1819)四月出土。书法郁穆高爽,为近世金石收藏家所推重,如段嘉谟《金石一隅录》称:“字体高古,有锤、羊法,篆盖亦得汉魏遗意,后人不能及也。”朱士端《宜禄堂收藏金石记》谓“书法方整跌宕,已开唐初诸贤法门”;开皇十六年(596)的《贺若谊碑》(图1-1.3),书法峻严宏爽,《石墨镌华》卷一有称“是唐初诸人前茅”。《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》卷六也谓其“字画精整,隋刻之佳者”。

大业十一年(615)的《姬氏志》《元智志》,于清嘉庆二十年(1815)同时出土,书法端丽,有双璧之称。杨守敬《丁戊金石跋》曾评之曰:“两志书法并精整,此隋代变南北朝书体之始,以《苏孝慈》《尉富娘》照之,可知其时风尚矣。”按《元智志》多六朝别字,书法秀朗遒劲,上承六朝下开初唐,尤胜《姬氏志》,特见称于后人,陆耀遹《金石续编》卷三评以为:“文字雅驯,书法严杰,北宗也。而结体一洗南北纤俗之习。世重欧、虞书,此为先导也。”不独陆氏所评若是,瞿中溶《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》卷一也以为“书法劲秀,刻画峻拔,乃石刻中之妙品”。张廷济《清仪阁金